

身分政治的幽靈——讀《海浪裡的鹽》

曾幾何時，世代論在本地青年文化的討論裏甚囂塵上，有心人或支持或駁斥，鬧哄哄了好一陣子。那時節，反天星皇后遭拆引發的新左翼運動方興未艾，大家開始追讀齊澤克和巴迪歐，部分人很快把腕自「嬰兒潮 VS X 世代」的老美論述拋諸腦後。

假如說2010年反高鐵集會標誌了本地80後青年自主集氣發聲的巔峰，接踵而來的反國教（2012年）、撐港視（2013年）、反水貨客行動（2012年至2015年），參與者的年紀不斷下調，90後似乎正以行動宣示「英雄出少年」。

文——**朗天**

冒起時仍是中學生的黃之鋒，逐次躍登成為美國《時代周刊》的封面人物。2014年爆發的「雨傘運動」、2016年年初二凌晨制起的「旺角風暴」，更令90後成為不少成年決策者必須考慮研究的社會有生力量。

然而，今天大部分對90後產生興趣的論者，已經吸收了上一波世代論的教訓，盡量不孤立考慮年齡層、本地以至鄰近地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互動各種因素、條件，嘗試整合出一幅較全面的圖景；愈來愈多嚴肅學者對動輒用「xx後」去標籤一代人保持謹慎和戒心。

雨傘運動前後香港人共同見證集體感受的代際撕裂，當然可重召一系列新的世代想像。老一輩較易成為社會既得利益者、較難擺脫大中華情結，思維較易傾向僵化、較常排斥新事物；年輕人則相反……諸如此類的概念安排，不能說全無意義，但我們逐漸聽得，Old Seafood（「老海狗」的港式英文；為免粗俗，有人再反過來譯成「老海鮮」）常有，Young Seafood也在所多見，重點在程度利益至上、靠攏權力、死也不肯走出安全區、奴性心態這些社化特徵，而不在老少之別。

鹽是強烈的符號

由是，看90後記者蔡寶賢編採的《海浪裡的鹽》——香港九十後訪談故事，便不得不加倍小心，尤其是她邀請了當年世代論倡議者呂大樂以「準備中的一場世代對話」為題作序。表面上，全書尚算恪守傳媒訪談相對客觀中性的原則，盡量不作引導和判斷，語似乎都是被訪者說的；不過看清楚一點，將29名被訪者分闢三章，取名由「混沌」到「重構」到「凝結」，呼應書名和封底文字（「是流動的，無處不在。不可見，不可觸摸。唯有經過太陽與時間的淬煉，水分蒸發。最終濃縮、結晶。」），那份為同代人定出一個

身分象徵的用心昭然若揭。對，不僅是尋找而是定性，因為「鹽」是很強烈的符號。《馬太福音》耶穌形容信徒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鹽，意味可照亮世間，令世事變得有味道。問題是：基督徒的神是耶穌基督，蔡氏筆下呈現的90後，他們的「神」又可以是誰呢？

《海浪裡的鹽》書後附有一份「香港九十後與社會問卷」，問卷羅列了一些1990至2017的國際和香港大事，網上訪問了116名1990-1999出生的男女，讓他們挑選心目中對香港影響深遠的事件，國際大事最多可選十五個，香港大事最多可選十五個。得出的結果頗可預期：香港大事依次以雨傘運動、回歸中國、開放內地自由、SARS 疫症、2003 七一遊行得票最高（蔡氏不忘提醒：「近乎全部事件關乎中港關係」）；國際大事則依次為 Facebook 面世、互聯網出現、雷曼債卷事件、YouTube 面世、911 事件。116人不算理想的樣本容量，而且其中是否完全包括深度受訪的29人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明顯編採者是想把他們視為一個整體來呈現的。

於是我自己再為那29人作了一個小統計。29人之中，男性佔了15人，女性佔了14人；華人有28個，非華人1位；1990年出生有4人，1994年有23位，1995年至1999年出生的6位；受訪時還是學生（由中學生到研究生）的有5位，受訪時已大學畢業的16位，沒讀大學的8位。至於本港出生者和新移民的比例，則因資料不詳而無法顯示。——從以上的數據已清楚看出，被訪者除了性別分佈，其他均嚴重偏取（並且沒有交代偏取的原因，例如樣本擷取的實際或社會制約），他們是否可以「代表」一代人，很成疑問。

受訪者的共通之處

當然，《海浪裡的鹽》不是什麼社會學報告，量性分析不是重點，我們努力以質性分析，從中發掘意義和啟發便好了。總之，29名受訪者，各有各的身分認同（每篇訪問編者都列出被訪者的名字——包括假名、出生年份和一個銜頭，這些銜頭不全是職業，例如有「香港精神接班人」、「貓奴」、「人生的實驗家」等，該是被訪者自定的身分），各有各的關懷和心事，他們有的是視障人士，有的是女僕店員、有地盤工人、女同以至性戀者。他們當中有見習律師，但大公司（如 Big Four）僱員，則絕無僅有。如果說要綜合出一些共通之處，大抵可列出以下數點：

- （一）他們都很憂鬱，部分更曾服用精神科藥物，對世事基本採取悲觀、或積極悲觀的態度。
- （二）不時感到壓力，有被人壓迫或看不起吧的經驗。
- （三）不喜歡工作，或者不喜歡上班，不少有與非這些經驗可能直接或間接造成他們的憂鬱與悲觀。



《海浪裡的鹽》——香港九十後訪談故事
（里人文化 facebook）

同齡同事或老闆產生不快的經歷。這些經歷可能直接或間接令他們感到壓力或疲憊。

（四）已出來社會謀事的受訪者中，其工作性質，能歸入世俗所謂「正職」的並不多，不少是兼職人士，即做「正職」，時間也不長。他們大部分可歸屬所謂「斜槓一代」。在他們傾向的工作模式中，他們喜歡和好朋友共事，所以做他們的老闆首先要成為他們的

朋友。
（五）他們的表達較直接，甚至可視為沒有禮貌，即老一輩人眼中的「沒大沒小」，但這也可以說反映了他們奴性意識較弱，但未必就是恥感較強。

愈想讀出新意 愈望人成見

以上的「發現」並不新鮮，甚至頗符合坊間對90後的認知和想像。讀《海浪裡的鹽》，事實上存在這樣一個反高潮：讀者愈想讀出一些新意，愈想找到關於90後的新看法，就愈墮入舊觀念和成見裏。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斷定《海浪裡的鹽》反而加強了世人對一個世代的固有觀念，無助激活思維。我們只能再一次指出，在身分政治的固有思維框框裏，在那不斷尋找、建構和定位世代身分的嘗試過程中，要得到新角度新觀念，只會緣木求魚。

《海浪裡的鹽》自序這樣開始：「你不用知道我是誰，但我希望你了解身邊的九十後到底是誰。」整本書是為90後回答「我是誰」這個問題而編寫的。在其中一篇為放射師的訪問中，蔡寶賢問被訪者：「如果你能夠用X光儀，照一照香港，你會期望照到什麼？」這種為香港把脈的心態，背後正是那種「知道了、確認了那是什麼，才能做好那個什麼，並且因而而行動」的思路。繼續保持這種思路，無論是90後，或非90後，都不能好好應付當下詭譎多端的世情吧。

sing
kei
yat
seng
wood

14
// 04
// 2019

農曆三月初十